

47.275
K2L

新俄罗斯文学丛书

夜猎

(俄)尤·科兹洛夫 著 郑永旺 傅星寰 译

昆仑出版社

夜 猎

(俄) 科兹洛夫 著
傅星寰 译



昆仑出版社

夜 猎

(俄)尤·科兹洛夫 著
郑永旺 傅星寰 译

昆 仑 出 版 社

图字:军-1998-026号

本书由作者和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授予独家中文版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猎/(俄)科兹洛夫著;郑永旺,傅星寰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1

(新俄罗斯文学丛书)

ISBN 7-80040-362-9

I.夜… II.①科… ②郑… ③傅… III.长篇小说-俄国-现代 IV.I511.245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

字数:398千字 定价:24.00元(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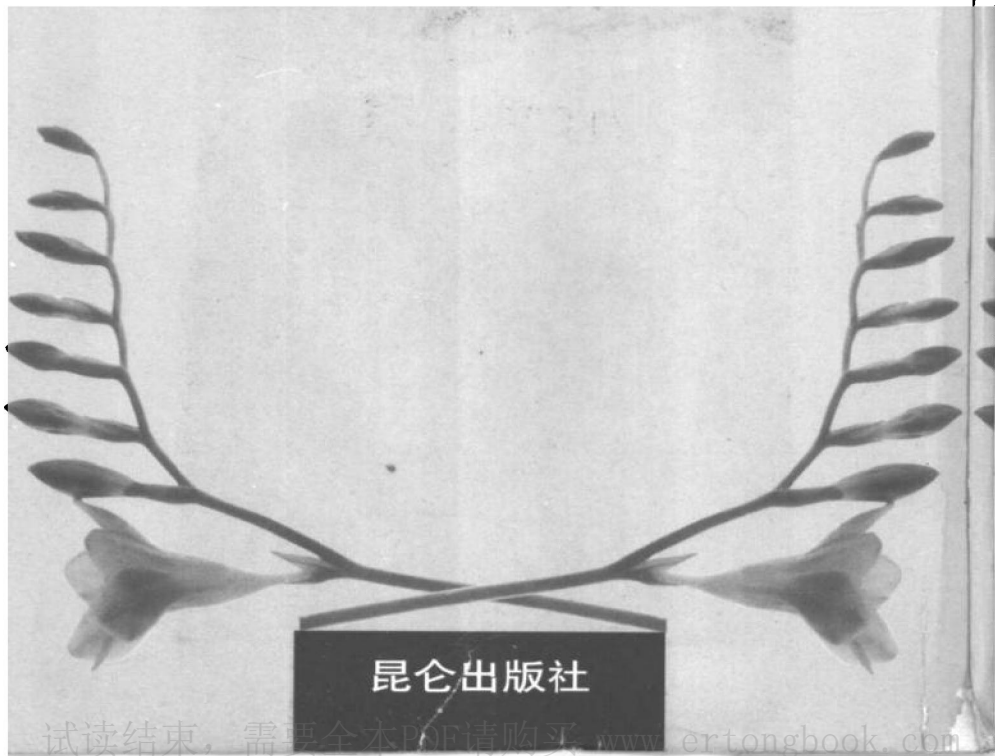
新俄罗斯文学丛书

顾问：高莽 白嗣宏

张建华 余一中

策划：刘林 张鹰

主编：周启超



昆仑出版社

编者的话

关注今日俄罗斯，必然要阅读今日俄罗斯。

俄罗斯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近邻，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她总是与我们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索。苏联解体后，社会生活和人的心态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遭遇国家解体社会改制经济休克政治震荡的文学又怎么样了？这都是广大读者十分关切的。

为此，我们推出这套《新俄罗斯文学丛书》，力求比较系统地介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的新作品。

诚然，所谓“新俄罗斯文学”并非严格的理论概念，更非政治概念，而是以此代指苏联文化解构的语境之中新产生的俄罗斯文学。因为任何文学都不是从零开始的，文化的发展嬗变和具体政权的更迭也绝非同步对应，所以这套丛书也选收了个别的1990年前后苏联晚期文学和独联体时期原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作家、侨民作家用俄罗斯语言写作的以苏联时期为背景的作品。这种“前取”和“延伸”，也是为了更客观更全面地反映出文学发展变化的轨迹。

近十年的俄罗斯文学确乎是一道多声部多色调多极向的新风景。在剧烈的社会震荡中，新老作家都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与困惑，都在调整着自己的定位，并不断有新作推出；在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背景下，各种各样的文学流派和艺术表现手法各竞风流，其间也不乏相互激烈争执而又相互交叉融汇乃至派生出

新的派别新的作品……种种错综复杂色彩斑斓的文坛景观一再表明,新的文化语境中作家的新探索是积极而又丰富多彩的,很难用“民主派”、“传统派”、“反省派”等等若干名称来硬性划分,或用带各种词缀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来简单概括。林林总总的作品自然是良莠不齐瑕瑜互见,许多作家的境况也还很困难或者说很令人尴尬,但就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大趋势而言,对往昔时代的反思正由社会学层面向历史文化层面深化,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审视批判正与更广阔时空中的文化自审和哲理思考越来越有机地结合起来。俄罗斯文学并未随苏联解体而沉沦停滞,她仍在困境中发展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继续在世界文学之林中艰难而顽强地塑造着自己新的独特的形象。

如前所述,《新俄罗斯文学丛书》力求比较全面比较客观地介绍新格局新时期中俄罗斯文学的新发展新成果,所以我们并不专门侧重某一派系,也不专门厚爱某一种艺术风格。当前俄罗斯的各种文学奖项可谓名目繁多(据不完全统计即有160余种),我们关注近年来的各种获奖作家和作品,但并不仅以某些奖项为取舍标准。凡有助于我们了解俄罗斯社会状况和人的心态、展示其文学进程的代表性佳作,都在我们的选择范围之内。

这套丛书将采用有起始上限而无结束下限的开放型结构——随着俄罗斯文学的新作迭出,我们还将不断地择优译介,继续奉献给广大读者,也渴望得到大家的批评与支持。

1998年10月

世界末日之后的追寻

——破译《夜猎》(代序)

郑永旺

世纪末的俄罗斯文学并不像有人断言的那样杂乱无章,相反呈现出极为活跃的百花齐放的奇观。以拉斯普京、邦达列夫、马卡宁和伊斯坎德尔等为代表的老作家不断为俄罗斯文学奉献出新的力作,与此同时,亚·瓦尔拉莫夫和尤·科兹洛夫等一批新生代作家在继承和发扬的基础上将世纪末的俄罗斯文学推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文学从茫然走向清醒,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不但赢得本国读者,而且大有重塑俄罗斯文学雄风之势。在苏联解体后文学又找到了新的、更加广阔的创作空间,也正是这一时期产生了新现实主义、新侨民文学、反乌托邦文学等各种流派。此外,各种带有实验性质的作品也日趋走俏俄文坛(一些人称其为后现代主义,笔者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值得推敲),这种与现实保持着虚假联系的作品只能让作家本人和评论家陶醉一时,然而却经不起时间的冲刷,因为空洞的文字游戏和貌似玄妙的谈经论道最终会被人遗忘。只有透过事物纷杂的表面直逼其本质,并以哲人的思辨之笔支撑在现实的土壤上高高跃起鸟瞰生活的作家才能写出流芳之作。尤·科兹洛夫正是这样的人,他的《夜猎》便是他对未来的哲理思考。

科兹洛夫生于1953年,现任保守派文学刊物《莫斯科》的编委。科氏于1979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发明自行车》,小说一

问世便引起轰动并很快译成了多种文字。《发明自行车》被称之为“一部‘讲述年轻人的初恋、他们迈进充满艰辛的成人生活的青春纪实的长篇。’”1988年发表的《少年时代的沙漠》奠定了科氏以后创作中以现实为依托演绎未来的创作理念。小说描写的是一群少年在城市楼顶上建立自己国家的故事。早在那时科氏就预测到了苏联解体的必然性，他甚至预见到解体所能产生的后果。如果说在《少年时代的沙漠》中他仅是预见而已，那么在《夜猎》中他将种种后果上升为全人类未来的灾难，然后将灾难推向极限。1992年作家发表了紧贴现实的力作《东西的孤独》，这是当代俄罗斯最鲜活最残酷的画卷，该作品以其客观真实地记录了现实而荣获1997年“小俄罗斯文学奖”。但纵观科氏的创作，他更善于从高空对现实进行哲理透视，因此他的《夜猎》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多的是对未来的预测与思考。

《夜猎》是作家1987—1993年间的呕心之作，1995年发表在《莫斯科杂志》的1、2、3、4期上，1996年出版了《夜猎》的单行本。这是俄罗斯“反乌托邦”作品中最具创意、影响深远的长篇小说。巴甫洛夫在其评论文章《俄罗斯文学中的形而上学》中将科兹洛夫与托尔斯塔娅等人归入“现实主义的边缘性作家”（俄《十月》杂志1998年1月号）。就《夜猎》而言，这种“边缘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 与后现代主义作品中时空错位或者无时间性不同的是，《夜猎》的事件发生时间和地点都非常确切；2. 《夜猎》不以不着边际的超现实叙述来制造煽情元素；3. 作品在飘忽的现实主义外罩下又借鉴了后现代派作家的人性扭曲以及早就尘封多年的亨利·詹姆斯的“限知视角”理论。总体上讲，《夜猎》是一部具有俄罗斯文学中传统的忧患意识的作品，是一部以全球为舞台，以“可能的现实”为背景，以人的命运来反衬世界命运的宏篇巨作。

《夜猎》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叫“残疾人的乐园”，第二部分叫“文化部长”。故事发生在未来公元2200年前后。此时各个国

家和民族早已消亡,除了被封锁的神秘的南极洲之外,全球已成为一个大国,除了一种基本语言外其余皆为方言。遭受核污染的地球生态彻底恶化,到处哀鸿遍野,最可怕的是物种也发生了变异:世界上除了“野兽”(在基本语言中其实指老鼠)外很多动物仅是在教科书中看到过。一群“野兽”在寒冬将一个独眼的残疾人顷刻间吃净,接着个头超长(因受辐射)的极有耐寒力的褐色苍蝇将血迹层层盖满来打扫战场。辐射同样对人的种群变化和智力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第一部中,安东为了摆脱去劳动训练营地的悲惨命运,中途跳车误入方圆几百里渺无人烟的核污染区,结识了残疾人乐园的领袖格利沙,通过格利沙他又巧遇“另一个世界的遗物”叶列娜,叶列娜对南极洲的讲述勾起了安东强烈的好奇心,并萌生出追寻新的理想生活的愿望,当安东与女匪首佐拉联系在一起,他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机。

在第二部中,安东加入了以科尼亚维丘斯为领袖的匪帮,并与他和佐拉一道推翻了帕诺尼亚省的政权。在胜利后的大选中,安东这个昔日开小差的一跃成为文化部长,并在全省推行了他的名曰 *reinstalation*^① 的新思维。最后在新的大屠杀中安东与斯列莎死里逃生,继续他的苦寻之旅。这便是《夜猎》的大致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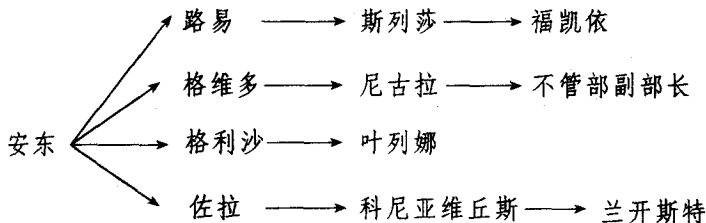
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夜猎》的艺术特色。

1. 结构的视角。

《夜猎》的结构看似松散,实则严密。作品中有一明一暗的两条线索。明线为安东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暗线是安东对往昔的回忆,同时也是对安东在现实中行为的注解,并为明线服务。两条线索相交奠定了作品的基调。尽管我们无法断定科兹洛夫是否研究过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理论,但《夜猎》中的人物视角和詹姆斯的

^① 原稿中用俄文转写的,英文中只有 *intallation* 一词,加前缀 *re* 构成的新词以及它的引伸意义是作者独创,具有“重新确立、恢复”等多种含义。

“限知视角”(the limited point of view)及“油灯说”(lamp)有着惊人的相似(殷企平:《詹姆斯小说理论评述》。《外国语》,1998年4月)。《夜猎》有一条辐射性的视角结构,就是以安东为视线出发点来导入人物的出场。我们可用图揭示这种“限知视角”理论:



可以说,《夜猎》中不会有安东视角缺省的事件,这正是“限知视角”制约的结果。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安东——格维多系列构成了新旧官吏链条;安东——格利沙系列是安东下层生活的写照;安东——路易系列是安东的工作链条;安东——佐拉系列是政匪互换的链条。这种以安东为限知视角统摄全局的技术将安东推到一个和上帝类似的地位。所以才会有兰开斯特大尉要借安东之命让上帝显示其神迹的一幕。

然而当小说中的主人公的视角过于平庸时,詹姆斯提出了其所谓的“油灯说”,众多次要人物旋转于某个中心事物的周围,“让他们从各自的角度,用足够的光线来照亮有关事物的诸多方面”。在《夜猎》中这种“油灯说”主要体现在辐射型“限知视角”之下的对比交叉结构。通过人物之间的对比交叉结构来折射未来世界中的社会层次和社会组织框架,进而在虚幻之中缔造一个接近真实的世界来传达作家对未来的理性思考。

第一盏灯为堂吉诃德。堂吉诃德本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与荒唐的世界进行荒唐战斗的怪人。他的可笑之处在于不识时务,可悲之处在于他看不出时代的变迁,可叹之处在于他勇敢无畏的精神。《夜猎》中反复提到他有两个用意,其一是作家假借

堂吉珂德世界的荒唐来暗示安东的未来世界与几百年前的景象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二是要说明两人虽处于不同的时代，但他们都是凭主观理想和直觉闯荡世界的勇士。堂吉珂德挥动长矛，安东舞动木棍。当安东身陷沼泽灵魂出窍之时，堂吉珂德穿过时间隧道，伸出长矛解救了他生活在 2200 年的蒙难兄弟。

康、佐拉和斯列莎三人构成的一盏灯，在冷酷的、到处散发着血腥味的男性世界里发出柔柔的光芒。然而在血污滋润下生长的温情之树除了结出“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苦涩的果实外，不会有别的奇迹发生。未来的爱情异化成病态的工厂化的性行为，爱成了一种奢侈品。女性的柔美更加深了现实的残酷。康，这位吊眼梢的中国姑娘从一出生就因受到特别的 X 光照射注定无法生育。她给予安东的爱是疯狂的性渲泄，这种极度的刺激也折射出安东（此时他才 13 岁）一代人的命运。“甜蜜的呻吟之声常常划破阁楼的宁静”，小小的年纪就开始品尝禁果，体验醉生梦死的人生，因为他们中学一毕业，很多人将命丧劳动训练营地。对康而言，爱情 = 性 = 最后的疯狂。佐拉是作家着墨较多的“女一号”，她集勇敢、美丽、凶残、温柔、奸诈和母性于一身，对她来说，爱不是目的，而是手段。8 岁时佐拉便在女伴嫉妒的目光下被已近古稀之年的政府官员蒙哥马利领走，从此她成了老头子的“小新娘”，几年后趁丈夫生病之际她将其掐死于病榻之上。但对安东她似乎动了真感情，“这个和政府中所有的人都上床的婊子竟怀上了安东的孩子。”然而真正的爱只能带来灾难，正如安东所言：“爱情就是自由，自由就是死亡。”和康与佐拉不同的是，斯列莎是一个哀婉憔悴、曾经美丽的女人，是一个颇有暗示意义的“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是未来世界里的“燕子”（克格勃的女性工作人员），也是最令安东着迷和恐惧的影子，是另一种类型的“圣母马利亚”，因此政权更迭不会影响她。可平静与温柔的后面同样暗藏杀机，细嫩的双手在举起手枪的时候也决不会颤抖。未来世界中的温情建立在尸体上。所以这

盏灯中的两道辉光(康与佐拉)没能维持多久,剩下的一点亮色(斯列莎)将继续为安东照亮通向南极的苦难路程。

叶列娜和福凯依一起照亮了世界的过去和现在,他们是两块活化石。科兹洛夫借叶列娜之口讲述了苏联的兴衰,预示了第一次失败后又在南极洲进行的经过改善的新的共产主义探索。计算机黑客兼亿万富翁福凯依外表愚钝内藏奸诈,世事更迭尽收眼底。通过他安东了解到帕诺尼亚省与中央的信息交流,福凯依是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受害者和得利者。另外,奥马尔、科尼亚维丘斯、佐拉、兰开斯特、尼古拉和维基等人组成的政客——匪徒参照系颇似一盏诡秘的地狱之灯,照亮了未来世界里黑即是白、白就是黑的游戏规则。人类发展到 2200 年的时候,最强大的匪帮迟早要成为政坛的主宰,而在其成为政客后也必将被新的匪帮所替代。暴力鲜血和无穷无尽的饥懂、战争是未来世界的基调,并将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2.《夜猎》中的死亡世界。

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从来都没放弃过对神秘的死亡世界的探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里将马尔美拉陀夫、放高利贷老太婆和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三人之死变成小说中创造戏剧效果的元素;高尔基的《人》满怀浪漫主义的激情走向生活时,“白色的死神”对他无可奈何;白银时代的表现主义大师安德列耶夫在《叶列阿扎尔》和《人的一生》中穿越阴阳两界,游荡于生死之间,以诡秘之笔勾勒出属于自己的“第二现实”;当代文坛的“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瓦尔拉莫夫在其《诞生》里将早产儿的濒死与复活状态演绎为对当前现实的隐喻。与上述人物相比,科兹洛夫更多地将死亡看成一种未来的符号,也是一种不存在悲观涵义的生存模式。

在《夜猎》一开始,作家就将人和野兽(其实是老鼠)进行了巧妙的比喻。“安东想起上学时老师讲过,野兽是不会与同类分享食物的,相反,为了一根骨头它们之间厮咬成一团。从这一点上看它

们与人非常相似。”在 2200 年左右，世界成为一个以努库斯（今中亚乌兹别克的布哈拉）为首都的松散型超级大国。人们早就渴望的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乌托邦）成了“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无奈的悲剧结局，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自由一旦到了极限，就必须以自由的名义铲除自由的本源。自由的巅峰是由无数牺牲者的尸骨堆积成的。”在《夜猎》中，科兹洛夫描绘了一个匪徒横行，政匪不分，可以将残疾人当实验品，将老人制成肉罐头出售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未来世界。当生存处于死亡状态时，人吃人已经有了可操作性。只有敢于面对死亡的人才有活下去的可能性。安东之所以在险象环生的处境中一次次摆脱命运的毒手，那是因为他敢于放弃自我，无数次的死亡甚至让他有一种轻松美妙的感觉，“死亡不过是醒来和睡去的瞬间，”“死亡和工作、睡眠、性及饮食一道成了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安东才会觉得“杀人的激情犹如去会情人，只不过这是一种更加冒险的激情。”“安东还发现，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很多很多人已经知道世界上惟一的圣者上帝其实是死亡的代名词。他给生活以百分之百的清晰度，生活和死亡靠得越近，上帝就越觉得生活的可爱。安东本人也格外欣赏这种与死共舞的信仰。”

科兹洛夫的《夜猎》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部阐述死亡哲学和艺术的作品，死亡除了其残酷的表象外更有一种沉重的思辨色彩：当“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无力控制人的意志时，死亡是惟一能够左右这个世界的魔棒。于是就有了叶列娜自愿让安东割开胸膛清醒的死亡，有格列沙被人活活锯成两半恐怖的死亡，有兰开斯特被砍去双腿在煎熬中惨烈的死亡……总之，未来的童话讲的是尸体的故事。

3. 作品的终极理想。

传统的俄罗斯文学从果戈里到契可夫，从高尔基到普拉东诺夫，从伊斯坎德尔、马卡宁、阿佐尔斯基、瓦尔拉莫夫到科兹洛夫都

有两个共同的特征：沉郁的忧伤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夜猎》中的未来世界，事实上是对当今现实的反省。《夜猎》创作于1987—1993年之间，此时正是俄罗斯经济历经数次休克、社会剧烈震荡的转轨期，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不但没给人们带来面包，反而使其饱尝社会变革的诸多苦涩。自由之花并未结出民主之果，改革的失败让作家对未来产生了怀疑：基于这种现实之上的人类社会还有希望吗？终极理想到底在哪里？《夜猎》对苏共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最后作家在南极洲构建出和理想最接近的共产主义大家庭，这里真正实现了“按需分配”的原则。理想国惟一的见证人叶列娜死后，南极乐土成了安东活下去的支撑点。然而科兹洛夫笔下的共产主义是上帝和绣在旗帜上的二十位大胡子创造的人类未来的终极理想，表现出他试图将共产主义和宗教思想融为一体的探索。“安东断定，只有上帝能将生活导入这一种或那一种思想。上帝面前有两支蜡烛：自由的蜡烛和共产主义的蜡烛。为什么同一个地球上他吹灭了自由的蜡烛，而把共产主义的蜡烛小心翼翼地插在南极大陆这块巨大雪白的蜡台上？”终极理想虽然飘渺，虽然有人为踏上极乐世界的彼岸被推土机推下南非的海滩，但安东始终坚信他有一天定会穿过环形污染带进入让他魂牵梦绕的理想社会。作家在悲观的同时又给人类留下一个灿烂光明的前景。拯救人类的惟一希望是努力建设共产主义——经上帝意志点化的共产主义。小说的最后，科尼亚维丘斯、兰开斯特、佐拉和维基等人在政权更迭中丧生，活下来的安东和斯列莎将奔赴被死亡世界包围的充满希望的世外桃源。

4. 关于上帝和“夜猎”两个字的涵义。

在科兹洛夫的笔下，上帝被异化为人所具有的力量。安东可以是上帝（他不用模仿），兰开斯特也是上帝（他处处模仿上帝的作派），科尼亚维丘斯比上帝还要上帝。任何人都有上帝般的自由，任何人也有可能被自由地杀死。所以昔日的孤儿兰开斯特当上了

大尉进而又坐上省行政长官的宝座，昔日的“谋杀亲夫的女人”摇身一变成了主管人权事物的全权代表，纵横江湖的匪首如今是总司令，最后他们皆无法逃脱“自由死亡”的厄运。虽说上帝只能有一个，但在科尼亚维丘斯心中上帝是立陶宛人，对兰开斯特来说上帝肯定有一把带瞄准镜的激光枪。上帝可以死，但其力量永存（海德格尔语）。作家在《夜猎》中所建立的生命流程为：人 \rightleftharpoons 上帝 \rightleftharpoons 自由 \rightleftharpoons 死亡。但作家让安东拥有真正的主宰权，所以他才达到了宗教意义上的永生（关于斯列莎的作用见前面的“油灯说”）。

科兹洛夫在长篇中刻意表现了人物命运与世界命运的互动关系。表面上看《夜猎》讲的是安东的人生经历，但其实质是透过人的命运来反衬未来世界的疯狂与怪诞，“整个苍穹是铁窗，全世界是一个监狱。”科兹洛夫的幻想既不同于叶·施瓦茨的《蛇妖》，也异于基·布雷切夫的《宠儿》，更有别于柳·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现代童话。科兹洛夫没有从现实走向超现实（当然其中有一些关于梦境的描写，但这不是作品的主流），也没有从现实走向表现，而是创造了一个逼真的虚拟现实。以此来分析“夜猎”两个字就简单了。“夜”是黑暗、死亡、隐秘、阴谋等意义的集合；而“猎”则代表行动，不但可以“猎野兽”，“猎魔鬼鱼”，更主要的是，作为一名出色的未来战士要善于“猎人”。这便是未来世界的游戏规则。

当然，这只是一个作家在一部小说里对未来所表达的悲观看法，也许更多的人对未来持理性的而非野性的、乐观的而非悲观的观点。

科兹洛夫是俄罗斯文坛的“怪杰”，有“未来学家”的美称。他抛弃了人们司空见惯的叙述模式，以其独特的前瞻性笔法将人带入一个真实的虚幻空间。从1988年的《少年时代的沙漠》、1995年的《夜猎》到1997年的《记录之井》，都贯穿了作家透视未来的创作理念和哲学思考。而《夜猎》更注重的是“世界的故事”。

以上是笔者对《夜猎》的一些粗浅认识。

此时此刻是1998年8月29日23点36分。经过几个月的奋战，安东，这位世界兄弟终于要和中国读者见面了。我们和他一起跳下飞驰的列车，穿过沼泽地，开过直升飞机，与他一道奔赴神秘的南极大陆。在此笔者非常感谢俄罗斯文学专家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瓦西里耶娃和辽宁师范大学冯连骞教授的多方面帮助，同时，我非常感谢傅星寰老师在百忙之中承担了本书的三分之一的翻译工作，感谢齐齐哈尔日报社的李爱民、陈丽在技术上的大力支持，使笔者及时完成任务。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还望专家们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1998年8月29日初稿

1998年11月29日改定于辽宁师大